

# 趙紫宸早期本色神學的 普世願景

戴觀豪

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神學院  
Divinity School of Chung Chi College, CUHK

## 一 引言

趙紫宸是中國教會史上的重要神學家。學者研究其神學思想的時候，往往採取「相關性」的解讀進路，而探討其早期本色神學的時候，尤其關注當中的中國儒家文化元素。例如林榮洪認為，「趙氏努力將基督教與儒家思想融合，可惜此舉引致一些重要的基督教教義也被修改了，盡失本來面貌。」<sup>1</sup> 又如古愛華（Winfried Glüer）認為，「在融合過程中，由於中國的因素過於強大，他亦不免為中國的思想所禁錮。他的耶穌因此變為孔子的俘虜。」<sup>2</sup> 及後，邢福增意欲平衡「相關性」而提出「獨特性」的解讀進路，並分析趙紫宸早期神學的變化。趙紫宸原先

<sup>1</sup> 林榮洪：《曲高和寡——趙紫宸的生平及神學》（香港：中國神學研究院，1994），頁309。

<sup>2</sup> 古愛華（Winfried Glüer）：《趙紫宸的神學思想》（*Die Theologische Arbeit T. C. Chao's In Der Zeit Von 1918 Bis 1956*），鄧肇明譯（香港：文藝，1998），頁184。

「認為基督教的『獨特性』(uniqueness)是建立在對中國文化的否定之上，並以基督教的破壞性來成全中國文化。」趙紫宸之後認為「基督教的獨特性同樣建立在成全中國文化之上，但是，他又要求基督教需要融入中國文化中，建立與中國文化的『相關性』(relevance)。」<sup>3</sup>近來，陳永濤結合「相關性」與「獨特性」的解讀進路而提出，「早期的趙紫宸試圖在基督教與中國人心理之間建立相關性，同時保存基督教的本質。」<sup>4</sup>整體而言，雖然「相關性」之外另有「獨特性」的解讀進路，但是兩者都建基於處境神學的研究視野。融通基督教與中國文化，除了尋索兩者的共通點，也一定會思索兩者的相異處，可謂「相關性」和「獨特性」都是處境神學的範圍之內。

近來，曹榮錦論及趙紫宸的早期思想，啟發了新的解讀進路，有助突破處境神學的研究視野。第一，曹榮錦提出了「體一用」和「核心一形式」的理解觀念。

一方面，趙紫宸似乎把十九世紀「中學為體，西學為用」（或「中體西用」）的方法反過來使用，即把西學（在此則為西方基督教）視為精髓，而將中學視為工具。……另一方面，他似乎應和着德國現代神學家哈納克的思想。哈納克主張，基督教的永恆核心被深藏在一個由教會歷史形成的文化外殼之內，只有當這個外殼被剝開後，基督教的真正精髓才會顯現。<sup>5</sup>

「體一用」和「核心一形式」的理解觀念之下，基督教是精髓，文化是外殼。換言之，趙紫宸早期本色神學致力融通基督教與中國文化，基督教實是融通的「核心」、「主體」，中國文化則是融通的「形式」、「工具」。

---

<sup>3</sup> 邢福增：〈趙紫宸早期本色神學評析〉，收氏著：《尋索基督教的獨特性》（香港：建道神學院，2003），頁59～60。

<sup>4</sup> 陳永濤：〈尋索身份：趙紫宸處境神學的努力〉，《金陵神學誌》第3期（2019年），頁55。

<sup>5</sup> 曹榮錦著，李彥儀、黃偉業譯：《成神論與天人合一：漢語神學與中國第二次啟蒙》（香港：道風書社，2015），頁99。

第二，曹榮錦提出，趙紫宸的「願景要比只是將基督教中國化與將中國基督教化更為宏大」，<sup>6</sup>意即基督教中國化並非其最終目的。

趙紫宸的願景，是發展中國基督教，好讓中國的基督徒能夠和全球的基督徒締結普世的精神團契。個人得救有賴於他人的得救，並且過着一種與有需要的人分享普世的愛的生活，最終則建立一個普世的精神團契。……趙紫宸神學取徑的三階段：淨化（purification）、中國化（sinicization）和普遍化（catholicization）。<sup>7</sup>

「淨化」就是「努力使基督教的精髓能適用於現代」，也去除「不能與中國文化遺產相容」的西方教義。<sup>8</sup>「中國化」就是使「基督教的精髓」「披上一件主要由儒家學說編織而成的中國外衣」，「只要把基督教最好一面與儒家最好的倫理學說結合在一起，便能產生一個最理想的中國基督教。」<sup>9</sup>「普遍化」就是中國基督教成為「普世同質意識」的重要一員，因為「他所構想的並不是一個與西方基督徒隔絕的中國教會，我們也不可以認為他只是為了幫福音的精華披上另一件文化的外衣。」「世界需要一個真正的中國基督教，來幫助發展普世同質意識，這是一種所有人都能參與的精神團契。」<sup>10</sup>換言之，「普遍化」是趙紫宸本色神學的最終目的，也意味其神學不困於處境神學的範圍之內。處境基督教的研究視野之下，趙紫宸的早期本色神學就是擺脫西方色彩、結合中國文化。然而，若選取普世基督教的研究視野，就會發現趙紫宸推動基督教「本色化」、「中國化」，其實為了基督教「普遍化」、「普世化」。他一方面致力建設中國神學，另一方面視中國神學為普世神學的一部分，藉着建設中國神學，貢獻普世基督教神學。

<sup>6</sup> 曹榮錦：《成神論與天人合一》，頁99。

<sup>7</sup> 曹榮錦：《成神論與天人合一》，頁100～101。

<sup>8</sup> 曹榮錦：《成神論與天人合一》，頁101～105。

<sup>9</sup> 曹榮錦：《成神論與天人合一》，頁105～109。

<sup>10</sup> 曹榮錦：《成神論與天人合一》，頁109～113。

雖然曹榮錦的觀點是意義重大，但是三階段的觀點仍有商榷之處。首先，不宜直線理解趙紫宸早期神學思想為三階段，神學思考並非單向，「方法」與「目的」之間往往是來回往返、互相牽引。基督教的精髓必須透過具體文化形式彰顯出來，「中國化」與「普世化」實有互動關係。其次，「淨化」是為了得着基督教的精髓，以致基督教適切一切文化處境，可謂「淨化」也是「普世化」。中西基督教的形式同樣旨在彰顯基督教的精髓，而西方基督教「淨化」與中國基督教「普世化」之分別，既令人誤會趙紫宸否定西方基督教，也切割了中西基督教的互補關係。再者，因為中西基督教皆是普世精神團契的一員，所以「中國化」是西方基督教的「轉化」，並非單單擺脫西方文化，同時也是吸收西方文化，過程包含中西文化的交流。因此，理解框架應簡化為「中國化」和「普世化」之間的互動。「中國化」意指基督教成為中國信仰，適切中國社會文化，是趙紫宸神學思想的方法，藉此達致基督教普世化。「普世化」意指基督教成為普世信仰，適切所有時間空間，是趙紫宸神學思想之目的。

本文梳理趙紫宸在一〇年代末至二〇年代的神學論述，從普世基督教的研究視野，重新解讀其早期本色神學。本文論證，趙紫宸的本色神學與普世願景之間關係密切。他倡議基督教中國化，旨在推動基督教普世化。

## 二 普世願景

全面探討趙紫宸的神學思想，必須關注基督教的普世性。趙紫宸認為「基督教不分中西內外，不分種族家國」，<sup>11</sup>而「中國的基督化乃

---

<sup>11</sup> 趙紫宸：〈基督教在中國的前途〉，《真理與生命》第一卷第12期（1926年），收燕京研究院編：《趙紫宸文集（第三卷）》（北京：商務印務館，2007），頁230。

基督教的鵠的，基督教的中國化乃基督教方法」。<sup>12</sup> 他力倡基督教中國化，實是關乎普世合一和普世宣教的願景。

二十世紀初，本色與合一是中國新教教會發展的兩條主線。<sup>13</sup> 雖然當時中國教會倡言本色化，但是不等於割裂中國基督教和普世基督教。1922年，基督教全國大會於上海舉行。<sup>14</sup> 大會宣言：「吾們所稱為本色的基督教會，一方面仍與世界各宗基督教會，在歷史上有連續不斷的關係。一方面是要實在適合中華民族本有的文化，和精神上的經驗。」<sup>15</sup> 可見中國教會主張基督教是普世宗教，「中國教會乃是作為普世教會一分子而存在」。<sup>16</sup> 趙紫宸致力推動合一運動，也是代表中國教會參與普世基督教運動的領袖之一。1948年，他出席在荷蘭阿姆斯特丹舉行的世界基督教協進會成立大會，更當選為六位主席之一。<sup>17</sup> 其實，趙紫宸很早已經關注基督教的普世性，重視中國教會與普世教會的連結。

趙紫宸強調基督教的普世合一。1920年，他明言對使徒信經抱持批評態度，且有個人宗教信經，但「幾番臨翰，幾番投筆，總不敢一吐肺肝，所以展延遲緩」。接着道出十項疑慮，當中八項關乎基督教

<sup>12</sup> 趙紫宸：〈基督教在中國的前途〉，頁236。

<sup>13</sup> 王曉靜：〈「二十世紀初世界基督教普世合一運動的傑出人物」——誠靜怡〉，《近代中國基督教史研究集刊》第10期（2014/5年），頁119。

<sup>14</sup> 裴士丹（Daniel H. Bays）：《新編基督教在華傳教史》（*A New History of Christianity in China*）（新北市：台灣基督教文藝，2019），頁145～148；沈玉琦：《本色與合作：1922年上海全國基督教大會研究》（華中師範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7）。

<sup>15</sup> 基督教全國大會：〈基督教全國大會「教會宣言」〉（1922年5月2日至11日），引用自邵玉銘：《二十世紀中國基督教問題》（台北：正中書局，1980），頁518。

<sup>16</sup> 王曉靜：〈「實現一個純全中國本色化和合而為一的教會」——誠靜怡與中華基督教會〉，《景風》第13期（2014年），頁105。

<sup>17</sup> 吳利明：《基督教與中國社會變遷》（香港：文藝，1981），頁7；林榮洪：《曲高和寡》，頁243；趙曉陽編：《中國近代思想家文庫·趙紫宸卷》（北京：中國人民大學，2014），頁3。

信仰的合一。<sup>18</sup> 他期望新信經「適應現在的新心境新環境，使人更尊上帝，更愛救主」。新信經仍然緊扣歷代基督教的信仰精神，包括三一論、耶穌基督的人性神性，只是內容有所變化。<sup>19</sup> 1928年，他參與在耶路撒冷召開的世界基督教宣教大會，認為「各國基督徒合一的精神」是大會的特點之一。他說：「我們經驗了世界深默的團契好像得了神國靈默團契的朕兆。」<sup>20</sup> 他又說：「在此愈難成為世界團契的時節，基督教卻愈有成為世界團契的事實。」<sup>21</sup> 他深信基督徒無分國界：

所謂世界的教會乃是各國教會內的信徒，不分種界國界而共有的精神團契。這樣無論那一箇教會，那一箇信徒，都可以做世界教會內的分子。更確實地說，凡是真信徒即是世界教會中的分子。精神生活可以中外有默契。宗教制度必須隨時隨地而有差別。<sup>22</sup>

他重視基督教的普世合一，因為基督教是「國際的宗教」，<sup>23</sup> 教會是「歷史的團契，世界的團契」。<sup>24</sup> 他早已認定中國基督教必須連結於普世基督教，而且堅持歷代基督教信仰精神。

趙紫宸從三方面解說中國基督教與普世基督教的關係。首先，基督教的存活建基於信徒傳揚福音，故此「個人的拯救」依賴於「世人的拯救」。其次，基督教是普世拯救，因為基督教的核心是「普世的愛」。最後，創造一種「普世同質意識」（universal homogeneous

<sup>18</sup> 趙紫宸：〈對於信經的我見〉，《生命月刊》第一卷第2期（1920年），頁1~2。

<sup>19</sup> 趙紫宸：〈對於信經的我見〉，頁9~11。

<sup>20</sup> 趙紫宸：《萬方朝聖錄》（上海：中華全國基督教協進會，1928），收《趙紫宸文集（第三卷）》，頁378。

<sup>21</sup> 趙紫宸：《萬方朝聖錄》，頁375。

<sup>22</sup> 趙紫宸：〈我對於創造中國基督教會的幾個意見〉，《真光》第二十六卷第6號（1927年），頁4。

<sup>23</sup> 趙紫宸：〈燕大基督教團契的宗教主張〉，《燕大團契聲》第一卷第1期（1929年）。

<sup>24</sup> 趙紫宸：〈編輯者言〉，《真理與生命》第四卷第9、10期（1929年），頁5。

consciousness) 能實現理想的社會秩序，有助避免國際衝突。<sup>25</sup> 他之後再說明普世基督教的多元特質。初生的中國教會是「無形的世界團契」之一部分，中國教會與普世教會都是「完全合一而多元」(diversity in comprehensive unity)，意即上帝為父、基督為主的信仰有不同的表達方式。<sup>26</sup> 他又說：

中國教會是民族教會 (a national church)，正如其他組成普世教會的教會一樣。她是民族教會，不是因為她紮根於中國土地，不是因為她的區域完全是中國人，而是因為她對這民族有獨特信息 (special message)，以及對中華文明的靈性化有獨特任務 (special task) ……普世教會是所有民族教會的總和……<sup>27</sup>

他不是從地域的角度，而是從宣教的角度來解釋中國教會的民族性。因為世界有不同的文化處境，所以同一的基督教精神有不同的信息與任務，好使不同的民族都明白同一的基督教真理。所有民族教會共同組成普世教會，故此「基督的教會一方面是民族性的，一方面是國際性的」。<sup>28</sup>

趙紫宸思想中，本色神學與中華歸主之間緊密相關。1922年，他提出當時信教學生不滿意教會的原因，其中之一是「教會中的組織、思想、形式，不是中國本色的，乃是西方傳來的，故不適用於中國的國民心態。」<sup>29</sup> 翌年，他分析中國教會的弱點：

---

<sup>25</sup> T. C. Chao, "The Appeal of Christianity to the Chinese Mind," *The Chinese Recorder* 49 (May 1918); (June 1918), 收王曉朝編：《趙紫宸英文著作集（趙紫宸文集第五卷）》（北京：宗教文化，2009），頁50~51。

<sup>26</sup> T. C. Chao, "The Relation of the Chinese Church to the Church Universal," *The Chinese Recorder* 54 (June 1923)，收《趙紫宸英文著作集》，頁121。

<sup>27</sup> Chao, "The Relation of the Chinese Church to the Church Universal," 123.

<sup>28</sup> 趙紫宸：〈敬致全國中國基督徒書〉，《真理與生命》第二卷第2期（1927年），收《趙紫宸文集（第三卷）》，頁313。

<sup>29</sup> 趙紫宸：〈中國教會前途的一大問題〉，《生命月刊》第二卷第8期（1922年），頁5。

教會弱點，又在她西洋式的組織與思想與夫四分五裂的宗派。基督教本身，原可適合華人的心性；但其宗派的繁複紛沓，華人不知其所以然，組織的千態萬狀，華人不明所適從。因此華人對於基督教，未免食而不化；食而不化，即有召來者多，被選者寡的艱難。教理教儀，既是西式的；傳教的人，既力守此西式的教理教儀而不肯因時適境，那末需要不把基督教的真生活、真精神，封鎖在固定凝滯的宗派裏形式裏，也有不可能之勢。基督教的真際，既受西洋心理的禁錮，那末雖有虔心的人，要使中華歸主，也難使華人與基督教有直接的交觸。<sup>30</sup>

中西文化處境截然不同，西式基督教並不符合中國文化處境。若中國教會固守西方教會的組織與思想，中國人根本無法明白基督教信仰的真生活、真精神，就不可能達成中華歸主。他深信「基督教乃是內心、道德、社會、大同的宗教，無地不行、無時不宜」。<sup>31</sup> 中國教會的使命就是幫助中國人明白普世皆宜的基督教信仰精神。綜合而言，趙紫宸胸懷普世合一與普世宣教的願景來推動中國本色神學建設。基督徒必須向萬國萬民宣播基督教真理，招聚所有民族成為普世精神團契的一分子，基督教才是真正的普世宗教。只有西方基督教的基督教不是真正的普世基督教，只有西方基督徒的基督教不是真正的普世精神團契。他倡導創建中國基督教神學，藉此促成中華歸主，而中國基督徒又與全球基督教連結起來，共同組成普世精神團契。中國既是世界的一部分，中國基督教就是普世基督教的一部分，中華歸主也是普世歸主的一部分。換言之，趙紫宸推動基督教「中國化」，旨在基督教「普世化」。推動基督教成為中國處境的宗教，為了推進基督教成為普世萬民的宗教。

---

<sup>30</sup> 趙紫宸：〈中國教會的強點與弱點〉，《生命月刊》第三卷第5期（1923年），頁5~6。

<sup>31</sup> 趙紫宸：〈聖經在近世文化中的地位〉，《生命月刊》第一卷第6期（1921年），頁20。

趙紫宸強調中國基督教與普世基督教的連結，其實關乎基督論的理解。他認為基督包括「肉體」和「精神」：

基督教者，基督也。基督有兩義，一是拿撒勒人耶穌的稱謂，僅限於耶穌一身；一是耶穌的人格精神，若博愛，若虔信，若犧牲，若純潔諸種德，充塞於耶穌之內，而亦洶湧激揚於與耶穌同志者的心中。肉體的基督，有時歸於盡；精神的基督，日久而彌彰。<sup>32</sup>

「耶穌基督是歷史和信仰、物質和精神的結合，歷史和物質部分，受時空所限，但信仰和精神部分，能跨越時空。」<sup>33</sup> 換言之，基督教兼具處境性和普世性，中國基督教既是一國的基督教，也是普世的基督教。他曾指基督教要「在環境的物質思想根基上建造精神的、心靈的、無疆域、無時際的道德世界。」<sup>34</sup> 基督精神能彰顯於任何環境，不受疆域時際所限，當今基督徒應該「把基督教的真精神從蒙蔽的底下發揮出來，解放出來，把他詔示世界。」<sup>35</sup> 趙紫宸認為，因為有限肉體彰顯了永恆精神，所以任何處境的基督徒都可彰顯基督的永恆人格精神。

有指趙紫宸早期「甚少討論基督教的啟示問題」，<sup>36</sup>又有指他早期「不能接受道成肉身的教義」。<sup>37</sup> 本文認為此類看法值得商榷。他早期的基督論是「『人而神』的耶穌」，<sup>38</sup> 並偏重「耶穌的道德人格」，予人「嗣子論」的觀感。<sup>39</sup> 其實，他主張耶穌基督道成肉身以啟示上帝，

<sup>32</sup> 趙紫宸：〈基督教在中國的前途〉，頁230。

<sup>33</sup> 林榮洪：《曲高和寡》，頁102。

<sup>34</sup> 趙紫宸：〈新境對於基督教的祈禱〉，《生命月刊》第一卷第1期（1920年），頁1。

<sup>35</sup> 趙紫宸：〈新境對於基督教的祈禱〉，頁2。

<sup>36</sup> 鄧紹光：〈趙紫宸後期神學思想中的啟示觀（1938-48）〉，《華人神學期刊》第四卷第1期（總第七期）（1991年3月），頁63。

<sup>37</sup> 林榮洪：《中華神學五十年（1900-1949）》（香港：宣道，1998），頁430。

<sup>38</sup> 唐曉峰：《趙紫宸神學思想研究》（北京：宗教文化，2006），頁106。

<sup>39</sup> 林榮洪：《曲高和寡》，頁60。

只是解釋有別於傳統。<sup>40</sup> 他說：「道成肉身的事實——基督的肉身（the Person of Christ），代表一種世界思想體系。」<sup>41</sup> 他又說：「耶穌自啟，所以能夠指示人的可能，上帝的慈愛」、「上帝自啟，啟於耶穌，啟於先知先賢，啟於人，啟於我」。<sup>42</sup> 他亦說：「基督教信仰深深植根於耶穌基督所啟示的上帝。」<sup>43</sup> 趙紫宸認為，因為「道成肉身」，所以永恆之「精神的基督」充塞於歷史之「肉體的基督」，<sup>44</sup> 「有限與無限」、「人類與上帝」也得以「聯合」（fellowship）。<sup>45</sup> 因為「道成肉身」，所以「肉身見道」。<sup>46</sup> 他強調肉身，因為肉身承載真道。如此基督論的理解之下，他認為任何處境都能表彰永恆真理，所有文化皆可呈現基督精神，基督教中國化意指中國處境之中彰顯基督精神。基督教是普世信仰，兼具處境性與普世性，基督教中國化實是基督教普世化的一部分。

### 三 中國基督教與西方基督教

趙紫宸致力於本色化運動，著作豐富，<sup>47</sup> 但他同時認定中西教會都是普世精神團契的成員，應當彼此扶持、一同彰顯基督精神。「他並沒放棄要去建立一個普世的基督教文化，或是一個以基督教為基礎

<sup>40</sup> Yongtao Chen, *The Chinese Christology of T. C. Chao* (Leiden: Brill, 2017), 105-6.

<sup>41</sup> Chao, "The Appeal of Christianity to the Chinese Mind," 67.

<sup>42</sup> 趙紫宸：《耶穌的人生哲學》（上海：中華基督教文社，1926），收燕京研究院編：《趙紫宸文集（第一卷）》（北京：商務印書館，2003），頁223。

<sup>43</sup> T. C. Chao, "Christianity and Confucianism,"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Mission* 17 (1927), 收《趙紫宸英文著作集》，頁257。

<sup>44</sup> 趙紫宸：〈基督教在中國的前途〉，頁230。

<sup>45</sup> Chao, "The Appeal of Christianity to the Chinese Mind," 68.

<sup>46</sup> T. C. Chao, "The Problem of Evil," (unpublished thesis, Bachelor of Divinity, Vanderbilt University, Tennessee, 1917), 收《趙紫宸英文著作集》，頁44。

<sup>47</sup> 段琦：〈趙紫宸對中國教會本色化的理論貢獻〉，燕京研究院，清華大學道德與宗教研究中心編：《趙紫宸先生紀念文集》（北京：宗教文化，2005），頁257、275、283。

的世界文化的目標。」<sup>48</sup> 他對西方基督教的態度有兩面，既擺脫之，又吸收之。

二十世紀初，中國教會擺脫西方色彩已是勢所難免。二〇年代，中國爆發一連串反基督教運動。基督教遭受多方面的批評，包括：基督教是洋教，不合中國國性。不少中國基督教知識分子正視反基督教運動的挑戰，致力闡述基督教與中國文化之間的關係。趙紫宸認為反教風潮是教會反省信仰的機會，<sup>49</sup> 中國基督徒「不要徒受歐化，得其形式，遺其精神」。<sup>50</sup> 他指出，當時中國信徒漸有「教會意識」，明白到「西方傳來的教會幾乎是埋葬在禮儀、古傳、習俗的形形式式中」，他們希望看到基督教的「真相」，「然後接收的接收，放棄的放棄，改善的改善，創造的創造」，最終能夠得到「一個真面目的基督教」。<sup>51</sup>

趙紫宸認為，西方教會的「組織」和「教義」必須回復基督教本真，並接合中國文化，使之成為中國人的宗教。<sup>52</sup> 他明言：

（一）基督徒清澈地承認基督教雖層層包藏於西方教會的儀式教義組織建築之中而幾乎不見其真面目，卻有一個永不磨滅的宗教本真；（二）基督徒乾脆地承認中國文化雖於科學方面無所貢獻，卻有精神生活方面的遺傳與指點。<sup>53</sup>

的確，趙紫宸主張中國基督教首先擺脫西方形式，然後結合中國文化。可是，不能忽略其思想實是建基於「核心一形式」的觀念。

<sup>48</sup> 吳利明：《基督教與中國社會變遷》，頁10。

<sup>49</sup> 林榮洪：《中華神學五十年》，頁173。

<sup>50</sup> 趙紫宸：〈聖經在近世文化中的地位〉，頁17。

<sup>51</sup> 趙紫宸：〈中國人的教會意識〉，《真理與生命》第一卷第10期（1926年），收《趙紫宸文集（第三卷）》，頁225。

<sup>52</sup> 吳利明：《基督教與中國社會變遷》，頁23～27；古愛華：《趙紫宸的神學思想》，頁135～136。

<sup>53</sup> 趙紫宸：〈基督教與中國文化〉，《真理與生命》第二卷第9、10期（1927年6月15日），頁248。

一方面，西方基督教的「儀式教義組織」保存了基督教的宗教「本真」。另一方面，中國文化的「遺傳與指點」能表達宗教「精神」。如此說來，趙紫宸早期倡議的本色神學，就是從西方形式轉換為中國形式，藉此表達基督教核心。

1922年，趙紫宸著有一文，剖析了「核心—形式」的觀念，以及宗教精神的表達形式必然因時而變。

宗教有體有用，以一切有價值的理想信念經驗生活為體，一切理想信念經驗生活遞傳遞變，宗教亦因誠而俱化，宗教有用而有體，其常用在於應變，故最有力量使社會人生提高到宗教所要求的高度，這又是萬事順應宗教的所以然。<sup>54</sup>

西方教會只是基督教的表達形式之一，中國教會可以根據中國精神的遺傳來解釋基督教，而不失基督教的精神核心。<sup>55</sup> 基督教是普世宗教，不會受限於單一文化。西式表達方式不等於基督教精髓，中國教會不應拘泥於西方教會的表達方式。

雖然趙紫宸推動中國神學擺脫西方形式，但是不等於他主張中西對立。他說：「耶穌的國家思想並不是愛自己的國家而恨惡別的國家」。<sup>56</sup> 他又說：「這樣我們的國家主義，一方面是伸展我國國性的主義，一方面，對於他國有關係的時候，或為友誼，或為爭論，或為爭戰，也就是我們的國際主義。」<sup>57</sup> 他甚至說：「愛國主義與超國家主義是不相抵觸的……不過不能兩全的時候，基督徒應當順着主旨……

---

<sup>54</sup> 趙紫宸：〈社會福音的神學·序一〉，羅遜武（Walter Rauschenbusch）著，師雅各、戴貫一、林鴻飛譯：《社會福音的神學》（上海：廣學會，1923），頁1~2。

<sup>55</sup> 趙紫宸：〈我們文化的遺傳〉，《文社月刊》第二卷第7期（1927年），頁99~100。

<sup>56</sup> 趙紫宸：〈耶穌的社會觀（續）〉，《杭州青年》第一卷第20號（1921年），頁2。

<sup>57</sup> 趙紫宸：〈今日中國知識階級的責任〉，《興華》第二十二卷第26期（1925年），頁12。

舍國救世。」<sup>58</sup> 趙紫宸認為國家主義與國際主義應當並存，甚至國際主義高於國家主義。他反對狹隘的國家主義，認為一國國民也是世界公民，<sup>59</sup> 因而主張國家與國家之間的合作互助。他說：

國家主義，原不必與國際主義有衝突，且不能究竟地與國際主義有衝突。所以真抱國家主義的人，一方面要發展己國的特性，保衛己國的主權，又一方面要採取他國的學術制度方法宗教以輔助自己的發展，以致我國他國，得以並駕齊驅，互為輔協。<sup>60</sup>

他結合國家主義和國際主義，既強調一國的特性，又重視各國之間的合作。職是之故，探討趙紫宸早期本色神學思想，不應單單聚焦於擺脫西方神學的意圖，也應當從「並駕齊驅，互為輔協」的角度來解讀中西基督教神學的關係。

趙紫宸並不切割中西基督教。他認為「不必與西人離立，因為教會是無種族國家界線的」，<sup>61</sup> 各國教會均連結於普世精神團契。他呼籲中國信徒：

中國信徒覺悟到宗教深處，得了新生命，有必須分布傳揚的急切的真熱誠，而奮鬥前進無以自己，有決志自養自立自理的勇毅，深深地、懇切地學習了中國文化的精髓，西方文化的菁華擇善而固執之以為創造的根基，那時節我們就有中國的基督教與中國的基督教會了。<sup>62</sup>

<sup>58</sup> 趙紫宸：〈對於信經的我見〉，頁10。

<sup>59</sup> 趙紫宸：〈今日中國的宗教思想和生活〉，《青年進步》第91期（1926年），頁22；趙紫宸：〈知識界的領袖與一般公民的訓練〉，《中華基督教教育季刊》第二卷第4期（1926年），頁19。

<sup>60</sup> 趙紫宸：〈牧師覺悟（其二）〉，《興華》第二十二卷第19期（1925年），頁4～5。

<sup>61</sup> 趙紫宸：《基督教哲學》（上海：中華基督教文社，1926），收《趙紫宸文集（第一卷）》，頁150。

<sup>62</sup> 趙紫宸：〈短論〉，《真理與生命》第二卷第9、10期（1927年），頁235。

在他的思想中，中國基督教既是脫下西方儀表，亦是中西教會互動交流。他深信基督教是普世信仰，「深信基督教能入各種境界，而依舊生存繁盛，因為基督教裏有真實的生活。」<sup>63</sup> 昔日基督教能進入猶太文化、希羅文化、歐美文化，當今同樣能進入中國文化。<sup>64</sup> 中國基督徒既不應自限於西方形式，也不應全然否定之。

1923年的〈我的宗教經驗〉中，趙紫宸明言自己深受美國文化的影響，甚至誇耀「我能深入美國的靈魂」。<sup>65</sup> 他直言自己的宗教經驗是「美國化」：

我的宗教經驗，總不免為美國化的……美國人有美國人的成見武斷，不忍耐，更有他們門戶學派教宗；短處非常之多，但我覺得美國人有人心人欲，非常活潑快活，非常自由廣大。<sup>66</sup>

他留學期間，自悟了中國人生活，了解到中國人需要「解放、保持、收吸，改造」。<sup>67</sup> 換言之，西方文化有助中國文化突破自身的局限，反之亦然。趙紫宸身為中國人，又深受西方神學薰陶，看重中西交流。<sup>68</sup> 他認為西方基督教既有缺點，亦有值得欣賞之處。

至於教會自立，趙紫宸一方面認為中國教會必須獨立自主，另一方面認為獨立自主不等於自絕外援。他提出一譬喻：

我的兄弟成了家，因為家裏的人有病，自己有債，故不能維持其家室，於是請其富有的長兄——我——給予經濟上實力上的輔助。長兄應當怎樣辦呢？假使弟兄很有獨立的精神，要長兄幫助

<sup>63</sup> 趙紫宸：〈宗教與境變〉，《青年進步》第30冊（1920年），頁43。

<sup>64</sup> 趙紫宸：〈基督教文字事業的前途〉，《興華報特刊》第二十一卷第1期（1924年），頁113；趙紫宸：〈我對中華基督教文字問題的感想〉，《文社月刊》第一卷第1期（1925年），頁21。

<sup>65</sup> 趙紫宸：〈我的宗教經驗〉，《生命月刊》第四卷第3期（1923年），頁13。

<sup>66</sup> 趙紫宸：〈我的宗教經驗〉，頁14。

<sup>67</sup> 趙紫宸：〈我的宗教經驗〉，頁14。

<sup>68</sup> Chen, *The Chinese Christology of T. C. Chao*, 56-57.

他，長兄應當給予幫助呢？還是說要幫助就必讓我做你家裏的主人呢？<sup>69</sup>

他認為西方教會援助中國教會，「當從道德方面看，不當從營業方面看」，總之目標是「中西共同要發展的天國事業」。<sup>70</sup> 中國教會接受西方教會的援助，不單無損獨立自主，反而體現普世合一。反過來說，中國教會也能援助他國教會，正如1923年的日本關東地震，中國教會總共籌得五千一百多元，<sup>71</sup> 送到日本，趙紫宸也參與其中。<sup>72</sup> 概而言之，他深信各國教會應當彼此扶持，合力建設天國事業、普世團契。

有指趙紫宸的神學思想有助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神學」、<sup>73</sup> 「具有中國特色的基督教理論」。<sup>74</sup> 本文認為此類看法值得商榷。雖然趙紫宸力倡本色神學，但是他無意突出中國基督教的中國性，倒是強調中西基督教的互動交流，始終看重基督教的普世性。1927年，中國民族情緒高昂的革命時刻，不少西教士撤退，<sup>75</sup> 他反而呼籲中西合作以建設中國基督教，更直言中國需要「舶來品」：

舶來品是中國所急需的，逐客令是有識者不下的。我們要舶來品，為的是要使自己有更豐美的創造；我們要研究了解中國固有的文化，為的也是要使自己有更壯闊更渾厚更深邃的創造。我們

<sup>69</sup> 趙紫宸：〈我對於創造中國基督教會的幾個意見〉，頁5。

<sup>70</sup> 趙紫宸：〈我對於創造中國基督教會的幾個意見〉，頁5。

<sup>71</sup> T. C. Chao, "The Work of the Committee o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National Christian Council," *The China Mission Year Book* 13(1925), 收《趙紫宸英文著作集》，頁174。

<sup>72</sup> 林榮洪：《曲高和寡》，頁97。

<sup>73</sup> 卓新平：〈趙紫宸與中西神學之結合〉，唐曉峰編：《夜鷹之志：「趙紫宸與中西思想交流」學術研討會文集》（北京：宗教文化，2010），頁10。

<sup>74</sup> 伍德榮：《和諧神學：從「南韋北趙」尋索中國基督教神學思想的根源與發展》（香港：三聯書店，2018），頁34、300。

<sup>75</sup> 林榮洪：《中華神學五十年》，頁177~192。

創造的方法是先消化，後著作，使心血意識裏的中西文化發而為中國基督教生活所表顯的形式。<sup>76</sup>

一方面，中國教會應當效法西方教會，因為「基督教自基督教，決無本色的可言」，「凡是中國人自己創造的，不問其元素是從那裏來的，都可以稱為本色的東西」。另一方面，中國教會必須融通基督教與中國文化，但「現在最好把西國的宗教方式接過來，暫時仍舊貫」，直到中國教會成熟，「再將我們的創作來代替不合我們國情的東西」。<sup>77</sup> 他也提出，「中國基督教當承襲西方宗教的遺傳，一方面俾得有所依據，一方面俾得完全的自由開闢新途徑。」若不掌握西方基督教的遺傳，「則中國基督教的根基，殊太淺薄了。」<sup>78</sup> 據此可見，趙紫宸早期思想的基督教本色化，實乃西方基督教的轉化，並非全然否定西方基督教。雖然西方基督教不等於普世基督教，但是西方基督教仍是普世基督教中不可或缺的表達形式。若然棄之不顧，中國基督徒就無法尋得基督教的信仰精神。

#### 四 基督教與中國文化

探討趙紫宸的早期本色神學，不能抽離普世基督教和中西合作的觀念。他後來明言，「基督教本身就是一種文化，一種一切文化的文化」、<sup>79</sup> 「教會自信是文化內的文化」。<sup>80</sup> 其實，他早期神學思想已

<sup>76</sup> 趙紫宸：〈我對於創造中國基督教會的幾個意見〉，頁9。

<sup>77</sup> 趙紫宸：〈我對於創造中國基督教會的幾個意見〉，頁8~9。

<sup>78</sup> 趙紫宸：〈基督教文字宣傳問題〉，《中華基督教教育季刊》第二卷第1期（1926年），頁47。

<sup>79</sup> 趙紫宸：《從中國文化說到基督教》（四川：華英書局，1947，翻印版），收燕京研究院編：《趙紫宸文集（第二卷）》（北京：商務印書館，2004），頁402。

<sup>80</sup> 趙紫宸：《基督教進學解》（上海青年協會，1947初版，1950，第三版），收燕京研究院編：《趙紫宸文集（第二卷）》，頁161。

呈現一種觀念：中國文化相對於西方文化，基督教則是進入一切處境、成全所有文化。

五四思潮之下，中國信徒「越多了解自己的文化和歷史，便發現西方舶來的基督教，有很多不適合中國人的地方。」<sup>81</sup> 若想基督教落實於中國人的生活，就必須融通基督教與中國文化。趙紫宸早已認為基督教「實較孔教更進一步」，<sup>82</sup> 主張基督教成全、圓滿儒家文化。他相信基督教與儒家文化之間，既有相通處亦有歧異處，可謂基督教同時「相關」和「獨特」於中國文化。

一〇年代末，趙紫宸撰文指出中國文化之弊。<sup>83</sup> 乍看之下，他似乎貶抑中國文化，論證「傳統思想如何阻礙了國人的進步及發展，並從中找出基督教信仰的切入點」。<sup>84</sup> 其實，他意指所有人的思想都受限於自身環境，正如美國人以為所有人都食用牛奶牛油。<sup>85</sup> 他論及中國文化之弊，旨在強調基督教能解放中國人的思想，從而得着真理。<sup>86</sup> 他又總結基督教優越之處，<sup>87</sup> 指出基督教優於其他宗教，「道成肉身」是一種「普世思想體系」以認可、和解、糾正一切人和事。<sup>88</sup> 他也解釋基督教的任務：一、運用其爆炸力，作「摧毀的解放工作」（*destructive work of emancipation*）；二、展現其內在的善美真，以成全（*complete*）人類生命。<sup>89</sup> 趙紫宸強調中國文化之弊，並非有意貶低中國文化，

<sup>81</sup> 林榮洪：《中華神學五十年》，頁301。

<sup>82</sup> 趙紫宸：《萬方朝聖錄》，頁348。

<sup>83</sup> Chao, "The Appeal of Christianity to the Chinese Mind," 51-59；趙紫宸：〈頑固的守舊〉，《解放與改造》第一卷第4期（1919年），頁16~24；趙紫宸：〈妾婢制度的因果和剷除的方法〉，《解放與改造》第一卷第6期（1919年），頁43~53。

<sup>84</sup> 邢福增：〈趙紫宸早期本色神學評析〉，頁43。

<sup>85</sup> Chao, "The Appeal of Christianity to the Chinese Mind," 52.

<sup>86</sup> Chao, "The Appeal of Christianity to the Chinese Mind," 59.

<sup>87</sup> Chao, "The Appeal of Christianity to the Chinese Mind," 59-67.

<sup>88</sup> Chao, "The Appeal of Christianity to the Chinese Mind," 67-68.

<sup>89</sup> Chao, "The Appeal of Christianity to the Chinese Mind," 68.

而是強調中國文化需要基督教。他指中國人的特色是「普遍寬容」，好在有容乃大，壞在信仰淺薄。文化本是「中性」，總有利弊，正如盎格魯人（Anglo-Saxon）的特色，好在信仰深刻，壞在偏執頑固。<sup>90</sup> 故此，所有文化均需要基督教，中國文化也不例外。基督教可使中國文明「圓滿與呈現」（fulfillment and expression）。<sup>91</sup>

二〇年代中葉以後，趙紫宸較為肯定中國傳統文化，認為基督教必須掌握中國文化，方能發展本色教會，但傳統文化仍有缺欠，需要基督教使之圓滿。<sup>92</sup> 他對中國文化抱持折中態度，既反對復古，也反對丟棄。<sup>93</sup> 雖然儒家的宗教功能已死，但是其倫理體系仍主導中國人的生活。儒家文化不是基督教的敵人，而是朋友。<sup>94</sup> 他肯定儒家文化的價值之餘，也強調儒家文化需要基督教。儒家思想能從基督教中找到「生命的源頭」（source of life），基督教能從儒家思想中看到「真理的媒介」（agent of truth）。<sup>95</sup> 他指出基督教能圓滿儒家思想之處，<sup>96</sup> 申明中國人唯有依靠基督教，方能連結於世界團契，而這團契植根於耶穌基督的啟示。<sup>97</sup> 他形容基督教與中國文化的融通：

中國基督徒乃覺悟基督教本真與中國文化的精神遺傳有融會貫通打成一片的必要。基督教的宗教生活力可以侵入中國文化之內而為其新血液新生命；中國文化的精神遺傳可以將表顯宗教的方式貢獻於基督教。<sup>98</sup>

---

<sup>90</sup> T. C. Chao, "Can Christianity Be the Basis of Social Reconstruction in China? *The Chinese Recorder* 53 (May 1922), 收《趙紫宸英文著作集》，頁100。

<sup>91</sup> T. C. Chao, "Fulfilling China's Spiritual Inheritance," *The Chinese Recorder* 54 (Nov. 1923), 收《趙紫宸英文著作集》，頁125。

<sup>92</sup> 邢福增：〈趙紫宸早期本色神學評析〉，頁48。

<sup>93</sup> 趙紫宸：〈我們文化的遺傳〉，頁99。

<sup>94</sup> Chao, "Christianity and Confucianism," 250-51.

<sup>95</sup> Chao, "Christianity and Confucianism," 253-54.

<sup>96</sup> Chao, "Christianity and Confucianism," 254-57.

<sup>97</sup> Chao, "Christianity and Confucianism," 257.

<sup>98</sup> 趙紫宸：〈基督教與中國文化〉，頁248。

趙紫宸仍然從儒家文化的缺欠入手，說明中國儒家文化需要基督教宗教生活力的「侵入」。由此可見，二〇年代中葉前後，雖然趙紫宸本色神學的論述確有變化，但是論述架構基本一致，主要分別是切入點的偏重不同。他始終主張，中國本色神學是基督教圓滿中國文化、中國文化表達基督教精神，基督教是融通的主體、核心，儒家是表達基督教的形式、工具。

有指趙紫宸「拿基督教遷就中國文化」，<sup>99</sup> 又有指其早期思想的「耶穌因此變成為孔子的俘虜」。<sup>100</sup> 本文認為此類看法值得商榷。雖然他早期強調儒家文化是表達工具，但是基督教始終是信仰核心，況且儒家文化必須接受基督教的改造。他提出，「但能消極地斷定中國將來的基督教是不與西方的組織相同，不與中國固有文化中任何一件事相同。我們所希望的是我們不要在紊亂的思想裏把基督教的本真丟失了。」<sup>101</sup> 他又分析本色教會的意思：

本色教會乃是中華人民信仰了基督，從他們特有的國民性民族性裏，將融化在他們精神裏心血裏靈性意識裏的信仰發表出來，而組成的教會。惟有這種教會可以適應中國文化的社會的民族的環境。本色教會是中國人內發的基督生活，不是外鑲的，毫無心得，毫無意義的舶來品。

吾們要知道本色教會的根基是基督；和中國人宗教經驗中得實得而表現的基督精神。其表現的方法雖應為中國本色的方法，既合華人心理，復適華土情境；但其真理的性質，乃是普世皆同，人類皆然的公物，乃是基督教所以基督教的信仰。<sup>102</sup>

---

<sup>99</sup> 林慈信：〈趙紫宸與中國基督教本色化〉，《華人神學期刊》總第7期（1991年），頁54。

<sup>100</sup> 古愛華：《趙紫宸的神學思想》，頁184。

<sup>101</sup> 趙紫宸：〈基督教與中國文化〉，頁252。

<sup>102</sup> 趙紫宸：〈本色教會（其一）〉，《興華》第二十一卷第32期（1924年），頁3～4。

趙紫宸深信真理性質乃是普世皆同，表現方法則是因時制宜。他堅持基督教信仰是主體，中國儒家文化是表達形式。透過中西文化交流，明白可見儒家文化之長短，接着是基督教改造儒家文化，最後得出承載基督教真理與精神的儒家文化。融通基督教與中國文化，實是基督教改造中國文化，而非中國文化改造基督教。

趙紫宸強調本色教會「不是中國文化去代替基督教」，也「不是反對西方文化」。<sup>103</sup> 基督教是超越種族國界，創建中國基督教是為了彰顯基督教本真，所以基督教「中國化」是「方法」，並非「目的」。「中國化」指向普世願景，期望中國基督教能貢獻普世基督教，能豐富普世精神團契，最終達成基督教真理「普世化」。據此視野解讀趙紫宸的早期本色神學，就會別具意義。他說：

若基督教不是有生氣的，若先知先覺的傳教士和本地的領袖，不根據中國精神的遺傳來解釋基督教，基督教是不會引動中國人來相信祂的。然而無論如何，將來必有一日，西方「神人的」基督，必變為中國「人神的」耶穌，因為中國人可藉他們祖先發現過的真理，認識基督和他的教義；凡愛基督的，都當努力促進這種精神文化的發展。<sup>104</sup>

如前所述，他早期的基督論是「人而神」，的確偏重「耶穌的道德人格」。然而，惟有從普世精神團契、中西神學互補的角度來解讀其言，方為完整。他認為基督教一直過於強調基督的神性，導致基督的人性不受重視。<sup>105</sup> 他有意糾正其弊，故此強調基督的人性。他明言未嘗不信耶穌是神，<sup>106</sup> 又直言中國基督教「將建設於耶穌基督底『神性』『人

<sup>103</sup> 趙紫宸：〈短論〉，頁235。

<sup>104</sup> 趙紫宸：〈我們文化的遺傳〉，頁99~100。

<sup>105</sup> 趙紫宸：《基督教哲學》，頁118、124~125、128、130~131。

<sup>106</sup> 趙紫宸：〈我的宗教經驗〉，頁14。

性』上」。<sup>107</sup>可見，他同意耶穌基督的神性人性，只是用了中國文化和自由神學的解釋方式——「神人同性」。<sup>108</sup>事實上，《迦克敦信經》就是主張耶穌基督兼具神性人性。趙紫宸相信，「人非一人，必讓他人俱進；國非一國，必讓他國俱進」，<sup>109</sup>「中國人神的耶穌」能豐富「西方神人的基督」，反之亦然。中西結合有利普世基督徒得着基督教本真。因此，不應採取割裂、二元的方式來理解他所言的「西方『神人的』基督，必變為中國『人神的』耶穌」，而是應當從普世團契、中西合作的角度，理解「中國—西方」、「人神—神人」、「耶穌—基督」之間的關連，進而解讀其本色神學。若果採取割裂的理解方式，其實「西方神人的基督」與「中國人神的耶穌」同樣不符合《迦克敦信經》所主張的耶穌基督兼具神性人性。

趙紫宸主張，融通基督教與中國文化而成的中國神學，實是普世基督教神學的一部分，基督教中國化實是基督教普世化的一部分。普世精神團契的觀念之下，中國神學與西方神學「並駕齊驅，互為輔協」，就能一起彰顯基督教真理。

教會當與西教會有深遠的宗教默契與友誼。我們的教是世界教，此教的精神是世界精神，與西方教會有直接關係，一方面用言論理想報告等激起西方信眾的深省與了解，忻賞與同情，由是而收推廣宗教，同情同志的實效，一方面由此而使中國教會得有經濟靈心鞏固的根基。<sup>110</sup>

---

<sup>107</sup> 中文譯本為「將建設於耶穌基督底『神』『人』兩性上」。然而，英文原本為「in the divinity and humanity of Jesus Christ」，沒有「兩」之字眼。T. C. Chao, "The Indigenous Church," *The Chinese Recorder* 56 (August 1925), 收《趙紫宸英文著作集》，頁177；趙紫宸：〈本色教會的商榷〉，《青年進步》第76冊（1924年10月），頁8。

<sup>108</sup> 趙紫宸：〈我的宗教經驗〉，頁14；趙紫宸：《基督教哲學》，頁71；周偉馳：〈趙紫宸的教法概念〉，《趙紫宸先生紀念文集》，頁127～132；Chen, *The Chinese Christology of T. C. Chao*, 116-20, 131.

<sup>109</sup> 趙紫宸：《耶穌的人生哲學》，頁274。

<sup>110</sup> 趙紫宸：〈我對於創造中國基督教會的幾個意見〉，頁12～13。

總括而言，趙紫宸深信「基督教是主張天下一家、人類同源、萬民一信的宗教」，<sup>111</sup> 而本色教會守護着「耶穌基督啟示的普遍真理」。<sup>112</sup> 基督教是「生命的源頭」，中國文化是「真理的媒介」，基督教與中國文化之間實有體用、主次之分。借用自強運動「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之說法，<sup>113</sup> 趙紫宸認為中國基督教神學將是「基督為體，儒學為用」。

## 五 總結

趙紫宸重視基督教的普世性，深信基督教「無地不行、無時不宜」。他致力創建中國基督教，旨在貢獻普世基督教，可謂「基督教中國化」是「基督教普世化」的一部分。他的「中國化」是方法，「普世化」是目的，且兩者雙向互動。為了基督教普世化，不可無基督教中國化；實現基督教中國化，方能夠基督教普世化。

趙紫宸深信基督教超越國界文化，「道成肉身」代表具體處境可彰顯永恆真理。昔日基督教可進入西方文化，當今基督教亦可進入中國文化。西方「形式」可轉化為中國「形式」。雖然「形式」不同，但是「本真」相同。他認為「中國化」不等於全然拒絕西方基督教。中西教會交流有助一同彰顯基督精神、貢獻普世教會。

趙紫宸強調基督教是普世真理，「道成肉身」代表真理能進入一切文化，基督教與中國文化並非相對概念。基督教是「核心」，中國文化是「工具」。基督教文化在中西文化之內，中西文化則互動交流。他認為基督教與中國文化的融通，實是基督教改造中國儒家文化。中西文化交流以取長補短，然後基督教文化成全儒家文化。

---

<sup>111</sup> 趙紫宸：《萬方朝聖錄》，頁370。

<sup>112</sup> Chao, "The Indigenous Church," 177；趙紫宸：〈本色教會的商榷〉，頁8。

<sup>113</sup> 曹榮錦：《成神論與天人合一》，頁99。

邢福增指出，學者討論趙紫宸的神學思想，往往劃分為三時期，藉以解讀其神學的演變。一、自由主義神學時期；二、新正統主義神學時期；三、共產中國時期。不過，「『三期說』實際上只能反映其思想體系的大要，本身仍有其局限的地方，未能充分解釋其思想的發展與演變。」<sup>114</sup> 邢福增探討趙紫宸早期本色神學的時候，則指出學者均「以靜態的角度來檢視趙氏本色神學的建構，未能突顯他在反省過程中的轉變。」<sup>115</sup> 由此可見，「三期說」形成了兩大研究局限，一方面過於強調三個時期之間的差異，另一方面過於強調單一時期之內的一致。研究趙紫宸的神學思想，實在需要更關注當中的轉變與不變。本文從普世基督教的研究視野，重新解讀趙紫宸的早期本色神學。解讀其神學思想的時候，不能抽離普世團契和中西互補的觀念，也不能忽略基督教與中國文化分別是主體與工具。趙紫宸一方面保持「核心—形式」的論述架構，另一方面其論述切入點是因時而變。研究者宜更關注其思想體系，藉以了解其神學內涵。

從趙紫宸自身的思想體系來看，其早期本色神學強調中國儒家文化為工具，藉此彰顯基督教精髓，本身就是困難重重，也留下日後神學轉向的伏筆。一來，中國儒家文化本有自身文化精髓，不斷強調儒家形式，卻期望表達基督教精神而非儒家精神，實在不易達成。二來，二〇年代以來，中國社會劇變，儒家文化已是泥菩薩過江，自身難保，並非應時工具。

---

<sup>114</sup> 邢福增：〈尋找真實的信仰：趙紫宸的宗教經驗〉，劉家峰編：《離異與融合：中國基督徒與本色教會的興起》（上海：上海人民，2005），頁292。

<sup>115</sup> 邢福增：〈趙紫宸早期本色神學評析〉，頁38。

## 撮 要

本文梳理趙紫宸在一〇年代末至二〇年代的神學論述，從普世基督教的研究視野，重新解讀其早期本色神學。本文論證，趙紫宸的本色神學與普世願景之間關係密切。他倡議基督教中國化，旨在推動基督教普世化。他重視基督教的普世性，中西基督教皆是普世基督教的一部分，且有合作、互補的關係。雖然他致力融通基督教與中國文化，但是基督教始終是融通的主體。他構想的中國基督教將是「基督為體，儒學為用」。

## ABSTRACT

This article reinterprets T. C. Chao's early indigenous theology from the World Christianity perspective based on his writing from the late 1910s to 1920s. This article argues that his indigenous theology and ecumenical vision were closely related. Chao advocated Christianity's sinicisation to contribute to its catholicisation. He emphasised the catholicity of Christianity. Both Chinese and Western Christianity are parts of World Christianity with a cooperative and complementary relationship. Although he advanced the reconciliation between Christianity and Chinese Confucian culture, Christianity should be the essence. In his mind, Chinese Christianity ought to be "Christian Essence and Confucian Utility".